

## 命运之手

一在《台北人》中，作者如何运用对比手法讨论人在命运中的无奈？

Chines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目录

摘要	3
引言	3
正文	
一.    现在与过去——个体的对比	4
二.    台湾与大陆——群体的对比	6
三.    新一代与旧一代——民族文化的对比	8
结论	10
参考资料	12

## 摘要

在《台北人》中，作者白先勇以战后的台湾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群背井离乡的台湾人在一块陌生土地上的生活。在讲述人物故事的时候，作者大量使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来表现命运对他们人生的改变。这样的对比表现在多个层面上，先是从个体出发，再扩大到群体，最后到整个民族的文化。而具体的对比角度更是涉及了小说的各个元素，比如人物外貌，情节设定，环境等等。而这些对比的结果无一不展现了人在面对命运时的无能为力。作者正是通过这样多维度，多变化的对比，让读者认清了一个道理：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人，他们都是被命运所左右的。而这样的无奈，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字数：248)

## 引言

对比，是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被普遍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把两个对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能更好地把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的对立揭示出来。在《台北人》一书中，作者白先勇就大量使用了对比的手法，以体现历史长河中人的渺小和无力，深化小说的主题。

《台北人》中的这一群人因为战乱被迫离开故乡，因此他们的人生被清晰地分割成了两部分。这样的分割不光是时间上的，更是在空间和心理上的。作者正是抓住了分割线前后人和社会中的种种变化，进行了对比。而这样的变化的背后是历史和命运的推动。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十分丰富的，它包含了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国共内战长达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虽然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详细描写这段历史，而只是通过人物的

只言片语有所提到，但是它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般影响，操控着小说中人物的一切。在这样看不见的命运中，人们兜兜转转，却始终找不到安顿自我的彼岸与圆满。白先勇想通过对比手法揭示的，正是人在命运巨轮中的无奈与怅惘。

## 正文

### 一. 现在与过去——一个体的对比

#### 1. 人物形象的对比

《台北人》这本书由十四篇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每一篇都讲述了一个“台北人”的故事。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性格，带着不同的过去，但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岁月的痕迹。通过对比的手法，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被迫逃离故乡的“台北人”在外貌和心境上发生的巨大改变。

以《一把青》中的朱青为例，作者在外貌和言行上对其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初见面时，朱青是个身穿“蓝布长衫”<sup>1</sup>的清纯女学生，见了人还“腼腆腼腆”<sup>2</sup>的。然而，在经历了新婚丈夫的突然战死后，她成为了身着“金锁片”，“分外妖娆”<sup>3</sup>的华丽歌女，透出“懒洋洋的浪荡劲儿”<sup>4</sup>。有人也许会批判朱青的堕落，但她的改变何尝不是为了跳出过去的阴霾，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丧夫之痛后独自存活下去。这是朱青必然会走上的道路，是战乱和岁月的结果，这样的腐蚀是无可避免的。与朱青有着相似经历的是《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在得知自己再也无法与大陆的妻子相见后，这个斯斯文文，规规矩矩的读书人，竟然找了个洗衣的肥婆娘寻求肉欲的欢脱。

---

<sup>1</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2</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3</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4</sup>白先勇，《台北人》

这样的强烈对比，表达出了“今非昔比”这一主题思想，让读者在为这些纯洁灵魂的堕落感到惋惜和心痛的同时，也不禁感叹命运的巨大力量。在命运面前，人就像一条河，命运设下的任何一道小小的障碍就足矣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让他们偏离自己原来的轨道流向未知的方向。

## 2. 人物命运的对比

有的人也许会说，这些人的忧郁和沉沦是因为他们在面对变故的时候过于痴恋过去而错过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其实不然，小说中有很多人做出了自以为是正确的决定，到头来却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冬夜》中，两位老学者的人生轨迹就揭示了这一道理。余钦磊和吴柱国曾一起在五四运动中参加“励志社”，是带头放火烧院子的学生领袖。之后，吴为了国外更加民主科学的教育选择了出国；而余为了进一步在国内传播新思想留在了台湾。但是多年之后，吴为了名和利在教自己不愿意教的课，写不愿写的书，一心羡慕余可以在国内教我们自己的青年；而余虽然仍在教拜伦的诗，但他的浪漫主义精神早已被灰暗的现实战胜，更是不惜欺骗学校以换取出国的机会。这大有“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sup>5</sup>之意。

---

<sup>5</sup> 钱钟书，《围城》

对比他们做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和选择带来的两种人生，我们不难发现，不论选择是什么，命运都用现实击碎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幻想。他们看似规划好了自己的人生，但是命运依旧牵引着他们一步步偏离计划的轨道，走向不圆满的结局。

### 3. 情结塑造的对比

除了在塑造人物形象和命运时用到了对比手法，作者在情节上也把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比较，以凸显人物的悲惨命运。

在《游园惊梦》一文中，作者就用到了平行比较的手法，通过比较看似相似的情节凸显本质上的不同。全篇基本都是过去与现在的重叠交错，旧事重演，过去再现，让人如入梦境。文章里有两条线，一条是当下窦公馆里窦夫人办的宴会，另一条是当年在南京梅园新村钱夫人办的一场生日宴。在南京的宴会上，钱夫人的妹妹月月红抢走了她喜欢的参谋长郑彦青，而在这次的宴会上，钱夫人遇到了程参谋，程，郑，就如同他们相似的名字一样，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这次与月月红扮演着一样角色的是窦夫人的妹妹蒋碧月，同样的个性张扬，同样的抢走了姐姐的男人。几杯花雕一下肚，钱夫人便有些醉在这游园惊梦里了，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实间痛苦地徘徊。而到最后，窦夫人问她“台北变了些没有”时，她一句“变多喽”点出过去和现实的差异。

作者表面通过对比相似的情节写“今既是昔”，实则是强调了“今非昔比”这一主题。对于钱夫人来说，过去终究是过去，曾经拥有的一切——年龄，感情，心境——都不会再有了。这样情节上的比较，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冷漠和无情。

纵观以上的所有人，我们其实不难发现他们都透露出一种悲哀。书中没有一个人物在台湾是活得自在快活的。他们都不满于自己的现状，都想回到过去的日子。每次作者在描写过去的回忆时都是美好而充满欢笑的。然而时间注定是无法倒退的，命运也不会为了满足任何一个人而改变。书中的一处处对比无不在提醒我们：在命运的面前，任你如何做，随波逐流也好，奋起反抗也罢，最终都逃不过它的手掌心。人就如同一粒粒沙子，被历史这股浪潮卷着。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岁月的沧桑，看到一种挣扎却越陷越深，最终放弃的无力感。

## 二. 台湾与大陆——群体的对比

当我们在阅读一篇篇故事，分析一个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把这些人在命运中的无奈归因为个体力量的渺小，那一个群体呢？当十四篇小说中的这些人，甚至更多的台北人团结起来抵抗命运的时候，是否能做出改变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也通过对比社会场景和环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能。

### 1. 场景的对比

一条海峡，让“台北人”们失去了回归故乡的权利。而台湾作为这些“台北人”共同构建的第二故乡，自然无时无刻不被作者和书中的人物拿来与大陆进行对比。这一比较，便不难发现他们有意模仿和保留大陆文化的成果。但是这样的模仿，不论是形还是从神来看，都是破绽百出的。

上海有百乐门，万春楼夜夜歌舞升平，于是有人在台湾建了夜巴黎，五月花。让舞女在里面以她们最熟悉的方式维生，而客人在醉生梦死间也仿佛回到了上海。又比如，在大陆的时候，官太太们总喜欢请人到自家公馆聚会，听戏，或是搓麻将。到了台湾，这个习惯依旧不变。再有之，当初花桥头的荣记米粉店名满桂林，于是有人开了家花桥荣记，给广西同乡们一点家乡的味道。亦或是在南京时，空军家眷住的地方叫仁爱东村，到了台北的眷村也叫仁爱东村.....

地理位置的隔离迫使这群人在台湾这个孤岛上努力创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安定下迁徙时飘荡的心，让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又一个归属。然而对比两地，差距依旧明显。夜巴黎再怎么热闹，终究比不上上海舞厅的奢华大气，照金大班的说法，一个舞池还不如百乐门的厕所宽敞。台湾虽然也有绸缎庄，但布料到底不比杭绸细致。

这些结果是注定的，一个民族数百年的积累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间被复制。台北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是他们在命运捉弄下唯一能做的，也是他们最后的一点挣扎。而正是通过对比这样拙劣而不失努力的模仿，作者让读者看到了即使人们抱团而战，依旧无法和命运抗衡。

## 2. 社会环境的对比

在面对战败之乱，相思之苦的时候，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表现出了逃避和自我麻痹的态度。这样虚空的社会风气和大陆形成了对比，曾经那种积极的，拼搏的生活态度都随着境遇的改变成了无力的颓唐。

这一点在《永远的尹雪艳》中可见一斑。作者在文中写道，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sup>6</sup>，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sup>7</sup>。这样的一个公馆就好像是一个避难所，心中疾苦之人就可以进来躲一躲，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以寻求一时的解脱。他们视尹雪艳为“京沪繁华的佐证”<sup>8</sup>，而他们正是放不下从前的这份“繁华”。在搬迁到台湾来之后，很多人都失去了从前的权势地位，而只有在这个公馆里面，他们才能是当年叱咤上海滩的人物。比如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sup>9</sup>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sup>10</sup>。这其中的“自欺”之意显而易见。

通过大陆和台湾的场景与社会环境的对比，我们看到了一群试图掩盖和平息命运波折的台北人。但是不管他们如何一叶障目地生活在暂时的安乐中，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笼罩在他们头顶的永远散不去的命运，感受到被操控的无力。

### 三. 新一代与旧一代——民族文化的对比

如果说群体的力量依旧不足以抵挡命运的安排，那么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呢？作者在书中就探讨了这一问题。他通过对比新旧两代人的为人处事和情怀信仰，反应出了在历史变迁和时间推移之下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流逝与改变。

《台北人》一书中塑造了很多老人的形象。他们和台湾的年青一代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和这个新兴的社会也格格不入。对比这新旧两代人，可以看出随着年轻一

---

<sup>6</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7</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8</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9</sup>白先勇，《台北人》

<sup>10</sup>白先勇，《台北人》

代的崛起，他们的行为思想已经因为时代大背景的改变而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而这些老人，也注定要退出历史的舞台。随着他们离去的将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点在书中已经初见苗头。

从《岁除》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差异。赖鸣升是一位抗战老兵，在台儿庄一战中被炸掉了胸前的一块肉。当坐在他对面的青年学生俞欣问起台儿庄战役的时候，他立马撩起衣服展现胸口的疤，因为那是他的骄傲。而对于俞欣来说，台儿庄永远只会存在于教科书中，是一张没有生命的纸。当赖鸣升喝多了酒陷入回忆的时候，骊珠笑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可见她并不能理解赖鸣升想起往昔时的五味杂陈，激情澎湃。对比这两代人，可以看出保家卫国的信仰在年轻人心中已经逐渐消失，让他们与老一辈之间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梁父吟》中朴公这一形象也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孤独守护者。对比孟家骥和朴公在对葬礼事宜上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就能看出文化的差异。对于留洋回归的孟家骥来说，父亲葬礼上的礼仪或许过于繁琐，甚至是腐朽。但他不会理解这样的国葬是对他父亲戎马一生的尊重与致敬。朴公说“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这种寒心，正是因为年轻的台湾人从未体会过战友情，国家情，而这些情义，若不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是无法人为灌输的。就像朴公的孙子，虽然在祖父的教导下他能在客人面前流利地背出《凉州词》，但“古来征战几人回”<sup>11</sup>的荡气回肠从小长在外国的他是不会真正理解的。

---

<sup>11</sup> 王瀚，《凉州词》

像赖鸣升，朴公这样的老一辈在的时候，凭借他们的一己之力已经很难守护民族的传统文化了，那在他们这代人去世之后呢？文化的流失是注定的，这样的流失让老一辈人心急，也让作者感到惋惜。然而这就是命运，通过对比新旧两代人，作者指出了一些东西是注定要被替换的。不管是渺小的一个人也好，是沉淀长久的文化也罢，这种新旧交替的力量势不可挡，让人无能为力。

## 结论

在《台北人》一书中，作者从个人，群体，和民族文化这三个方面，从人物，情节，环境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对比，来书写人在经历命运巨变后的百态。然而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如何应对，如何挣扎，命运带给他们的改变都如期而至，无法躲避。作者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揭示了这样的无奈与怅惘。

(字数：4052)

## 参考资料

1. 白先勇. 台北人[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 1.
2. 欧阳子. 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3. 梁文道. 一千零一夜:台北人[J/OL]. [www.youku.com](http://www.youku.com), 2016. 3.
4. 王天兵. 浅析白先勇的《台北人》[J]. 文艺争鸣, 2008. 2: 203.
5. 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116.